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
征文 第九季

我养了一朵云
董改正



姐姐云端的『全家福』
刘云燕



阳台外焊着钢筋,近处是一堵老墙,稍远处又是高楼,再远处还是。

我养了一朵云,就在我阳台的天上。

下面是一些树,桂树、香樟、银杏,更多的是构树。构树是野生的,它们的种子起先来自风的戏谑,或是飞过的鸟。构树是飞翔的树,就像鸟一样,也像云。

我从未照顾过构树,它们不需要。春来发几枝,夏日挂果,果红色,如染肉圆,一个个凸起的点上,点着针尖大小的黑。热闹,喜庆,一只只鸟就飞来了,白嘴鸦、喜鹊、黄雀、画眉、伯劳,聚集在树上,啄啄啄,啄啄啄,啄啄啄啄,一边啄一边吵,哦,不是吵,太寂静了,听着声音就大,或者是它们平常隔得远,擦身而过打招呼时,不由得就大嗓门了,是唠嗑才对。啄得红浆飞溅,溅在空中,洒在地上,地上一地的碎红。跟落英不一样,它们是种子,尘埃落定,它们就落定了。这个时候,它们的上空就有一朵云跟我一起看着。天是蓝的,蓝得像假的一样。云是白的,白得跟童年时一样。云是有表情的,它笑眯眯地看着热闹,也顺便看一眼窗前的我。

秋天叶枯,冬天叶落,但鸟儿们还记得这里,依然不时来聚聚,大嗓门唠嗑。云也来,笑眯眯地看着,听着。有时候我不在窗前,它一定也在,因为我猛地走到窗前,就看到它了,它就看到我了。寒风呼啸时,鸟站不住了,它们虽然换了新衣服,可是风不懂人世沧桑,不知道自己都已经冻得咳嗽了,还一个劲地找鸟们玩。云穿了一年的衣服也旧了。我心疼它,想给它换一身衣服,它却不愿意接受。然后就是黄昏了,雪就来了。

有一天,楼下有人喊我。是阿逸,她仰着胖乎乎的小脸,豁着大门牙,问,董老师,这树是你养的吗?我说是的。那鸟呢,也是你养的吗?她还是仰着脸。我说是的。她还是仰着脸,指着天上,问,那云呢?我抬头看看云,天蓝得像是要把我俩吸进去,云白得像阿逸的青春。我说,是的。那你叫一声看看,阿逸巧笑盼兮。我没有叫。她说,你看,云笑了是不是?又说,我看你朋友圈了,开心点哦!又说,哪是你养的树养的鸟养的云,分明是树养着你呢、鸟养着你呢,你是云养着的孩子,长不大的孩子,你和我一样大,你还记得我画的那幅画吗?

我听见有人喊我,是阿逸。她长大了,秀发飞扬,明眸皓齿。她仰着脸,问,董老师,你的树越养越多了。我说是的。你的鸟也越养越调皮了,拉了我一头。我笑了。她指指天上,说,你的云还是那朵云。我抬头看看云,天蓝得像是要把我俩吸进去,云白得像阿逸的青春。我说,是的。那你叫一声看看,阿逸巧笑盼兮。我没有叫。她说,你看,云笑了是不是?又说,我看你朋友圈了,开心点哦!又说,哪是你养的树养的鸟养的云,分明是树养着你呢、鸟养着你呢,你是云养着的孩子,长不大的孩子,你和我一样大,你还记得我画的那幅画吗?

那幅画里,她和我手牵着手,她扎着小辫子,我穿着背心裤衩,我们共牵着一根绳子,绳子系着一朵云。好大好大的云,好蓝好蓝的天。她说,明年你的树会更多,树上的鸟儿会更多,云会更白。记住啊,董老师,你是云养着的孩子呢!

姐姐生了三胞胎,风里来,雨里去,总算把三个孩子都拉扯大了。孩子们都有出息。一个女儿在本市上学,放假回家。另外一个女儿在南方上学,假期留在当地实习。儿子应征入伍了。

除夕之夜,往常热闹的五口之家,只剩下了三个人。姐姐照常做了一大桌子美食,说:“今年尽管孩子们不能都回来,但是我们争取留下个全家福。”大家还没动筷子,姐夫的电话响起来:“铃——”。姐夫拿起手机,兴奋地叫起来:“快来,儿子来电话啦!”

全家人立刻跑过来,视频里出现了一张模糊又熟悉的脸。那是儿子的笑脸,已经有半年多没有见过儿子了,他好像黑了,却显得壮壮的。孩子依然用着那个去部队时带的早该淘汰的手机,说着祝福和关心的话,讲着在部队的进步,他们班还参加了电视台的春晚,样子神气极了。可是,不知为什么,姐姐和姐夫的眼泪却湿润了。儿子在视频中,笑得那么灿烂,仿佛一夜之间,懂事了,长大了。曾经那个叛逆的小伙子,如今穿着军装的样子,那么帅。姐夫赶紧把儿子的视频截屏下来,以后想儿子了,可以慢慢地翻看。

刚刚挂断儿子的视频,女儿的视频电话也打过来。此时,她正和几个同学

豁着大门牙笑。我就叫了一声。你看,云笑了是不是?我提醒她看。啊!真笑了!

她跑开了,大声宣布她的董老师养了一朵云,纯白纯白的,棉花糖一样的,

会笑的云。

一年又一年过去了,云还是每天都会来到窗前,构树还是春来发几枝,还是夏茂秋枯冬寂静,鸟还是常来说话,我还是会不时站在窗前,看它们,听它们,想着它们,也被它们看,被它们听,被它们想。又一个夏天,构树的范围更大了,挂满了红果子,一片红灯笼,喜庆,热闹。白嘴鸦、喜鹊、黄雀、画眉、伯劳等等,都来了,聚集在树上,啄啄啄,啄啄啄,啄啄啄啄,一边啄一边吵。云在窗外看着,看我,看鸟,看树,笑眯眯的。我约了一个朋友,他再也不来了,来了,他变成了云。我在窗前流泪,看它们啄啄啄,啄啄啄,啄啄啄啄,一边啄一边吵。我知道秋天会到来,之后是雪和寂静,对于这个秘密,我对鸟们守口如瓶,我对云守口如瓶,对阿逸守口如瓶。

我听见有人喊我,是阿逸。她长大了,秀发飞扬,明眸皓齿。她仰着脸,问,董老师,你的树越养越多了。我说是的。你的鸟也越养越调皮了,拉了我一头。我笑了。她指指天上,说,你的云还是那朵云。我抬头看看云,天蓝得像是要把我俩吸进去,云白得像阿逸的青春。我说,是的。那你叫一声看看,阿逸巧笑盼兮。我没有叫。她说,你看,云笑了是不是?又说,我看你朋友圈了,开心点哦!又说,哪是你养的树养的鸟养的云,分明是树养着你呢、鸟养着你呢,你是云养着的孩子,长不大的孩子,你和我一样大,你还记得我画的那幅画吗?

那幅画里,她和我手牵着手,她扎着小辫子,我穿着背心裤衩,我们共牵着一根绳子,绳子系着一朵云。好大好大的云,好蓝好蓝的天。

她说,明年你的树会更多,树上的鸟儿会更多,云会更白。记住啊,董老师,你是云养着的孩子呢!

一起欢度春节。女儿让大家看了自己的宿舍,然后无限甜蜜地说:“我们在外地过年,实习单位还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年夜饭,并且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。你瞧,我们的春节也精彩。”女儿穿着一件长款的毛衣,看上去非常漂亮。姐姐、姐夫忙不迭地告诉他刚才儿子视频的内容。女儿眼睛红了,说:“想爸妈和弟弟、妹妹了,等明年春节我一定回家。”

在本市上学的女儿陪伴在姐姐身边,自然幸福甜蜜。她吃着妈妈做的好吃的,然后不无安慰地对姐姐和弟弟说:“无论你们在哪里,我们都要过一个幸福甜蜜的除夕。今天,我替你们多吃点爸妈做的美食。”引来了姐弟俩一阵子的羡慕。

云端的祝福结束后,姐姐把两段视频和图片,制作成一幅精美的全家福。除夕夜,她发给我们说:“以前总盼着孩子快快长大。如今,孩子们真的长大了,他们都有了自己不同的人生之路,却离我越来越远了。我祝福孩子们都能前程似锦。”我们笑着说:“三个孩子大了,真不容易。这三个娃,都是最出色的,而你也是最幸福的妈。”

云端的“全家福”让我反复看了好几遍,不知不觉地眼睛就湿润了。可以在云端团圆,也是一个幸福的年……

岁中的蒲公英

王贵宏

从人踩车压的干硬泥土中千辛万苦地拱出来,蒲公英曾被雪辱霜欺了很久。可它从未退缩,它知道,在这乍暖还寒的早春,泥土中有无数蓄势待发的生命将破土而出,如果倦怠,大自然的残酷竞争会使它毫无立足之地。

它费劲地在布满尖锐石块和沙砾的泥土中往上拱着,忍受着被泥土沙砾挤压的痛楚,不顾那漫无边际铺展开来的寒冷和黑暗,终于,经过漫长的缄默,漫长的拼搏,一线曙光在头顶的缝隙中露了出来——它看到了阳光的灿烂,呼吸到了清新的空气。当它从泥土中探出身子,举目四望,田野仍很荒芜,树木举着干瘦的手臂在风中挥舞,最皮实的小草虽然也钻出了地面,但它们瑟缩着,在冷风中一阵阵发抖。它用手臂支撑着地面,身子不停地往上挺,拼命地吸收阳光和水分。

它的出现,也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,人们叫着它的俗名:婆婆丁,用刀把它们一个个剜走,那些还未伸枝展叶开花结籽的蒲公英便成了人们餐桌上的时令美味。剩下的不敢怠慢,以更快的速度生长着,虽然一群群的挖菜人蜂拥而至,又潮水般地退去,但它们仍不见少,大有“千刀剜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之势。

在人们的记忆中,蒲公英是种可爱的野菜:在贫困的年代,它可以当菜充饥,陪伴人们度过青黄不接的艰难岁月。如今,生活富裕了,人们仍对它情有独钟,将它端上餐桌,因它不但有清爽的口感,还能消炎败火,清热解毒。

它结籽时,孩子们喜欢将它洁白的花伞放在嘴边吹,那送到风中的一枚枚小降落伞,带着稚嫩的遐想和希望飞向远方。其实,那每一枚小降落伞中都携带着一粒微小的种子,那是它们刚学会飞翔的孩子,它们靠着那种小马乍行嫌路窄,雏鸟初飞怨天低的勇气,飘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,可无论落到哪里,它们都不甘枯萎,不愿化做尘埃,只要有水有阳光,就能生根发芽,活出自己的颜色来。

岁月中执着的蒲公英,让我看到时光匆匆流逝的印迹:渐瘦的母体与渐壮的子絮,展示着生命的必然与母爱的伟大;一股劲风刮来,子絮纷飞若雪,蒲公英摇晃着,但是又异常镇定地站在原地,这不仅让人想起送子远行的母亲,苦楚又坚定,难过又快乐!这是世间无法更改的规律,唯此,方能生生不息,运行永远。

具有雅俗两个名字的蒲公英,样子柔柔的,却有坚韧的品格。这是一种野菜,更是一种象征。